

虎走留福,玉兔迎春。癸卯新春期间,由内蒙古美术家协会、内蒙古美术馆主办,内蒙古美术家协会版画艺委会承办的“心凝时代·镌刻草原——内蒙古自治区首届版画学术邀请展”在内蒙古美术馆盛大开幕。展览活动得到了自治区文联的高度重视,受到了区内外美术艺术界的高度关注。开幕式现场美术艺术界大咖云集,展览在美术版画艺术界产生良好反响。

这是全区版画艺术创作成果的一次回眸与展望。纵观内蒙古版画艺术发展历程,是伴随着中国新兴版画艺术的成长而不断发展壮大的。内蒙古版画自50年代末开始在全国崭露头角,1958年布和朝鲁的版画入选第三届全国版画展,他是蒙古族第一代版画家,而从60年代起开始哲里木版画兴起,伊木舍楞、莫日根、照日格图等开始探索草原版画,在内蒙古版画艺术的百花园里,无论是哲里木版画的发展壮大,还是学院派版画群体的形成,都对推动内蒙古版画艺术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带动作用。哲里木版画经过半个多世纪、几代艺术家的努力,版画艺术创作一直在全区处于领先地位,版画创作已成为闻名全国的四大版画群体之一。早期活跃的版画家有萨因章、刘宝平、田宏图等一批地域版画家,他们不仅是哲里木版画的开拓者、组织者,也是内蒙古版画艺术发展一个时期的代表性符号。哲里木版画立足地域特色,将审美情趣和粗犷神奇的氛围有机结合在一起,以其雄浑、大气、纯朴、热烈的画风,彰显浓郁的地域特色、民族风情,以及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半个多世纪以来,数百幅哲里木版画参加国家级展览并摘金夺银,一些作品还远涉重洋到日本、韩国、德国、挪威等国参展,可谓名扬中外。1965年,伊木舍楞、却吉、刘宝平等作为内蒙古美术家协会成员,应邀出席了在中国美协在北京举办的华北地区年画版画座谈会,并光荣地受到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及合影留念。1983年和2021年哲里木版画先后两次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展览,开创了内蒙古版画艺术发展的先声。

随着时代的发展,哲里木版画接续传承,一批版画家乌恩琪、山丹、邵春光、罗中伟、韩戴沁、吕红梅、高鹏等不断推动版画艺术的发展,成为区内外极为活跃和有影响力的版画家。与此同时,随着学院派版画创作群体的形成,极大地丰富和壮大了内蒙古版画艺术,乌日切夫、德力格仁贵、胡日查、王永波、金宝军、王茹、李聪玲、崔尚华、曹雪飞、苏丽娅等一大批学院派版画创作者的涌现,有力推动和开拓了内蒙古版画艺术发展的新时代,让内蒙古版画艺术创作更加多元。可以说,任何一种美术形式的发展,都需要充分的主客观条件,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追求,随着时代的更迭与变迁,版画创作在内蒙古艺术创作群体中与时俱进的生命力凸显,在各个历史阶段,均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版画家,也创作出了一大批优秀版画作品,内蒙古版画艺术的天地更加广阔,版画艺术的生命力更加健旺。

本次展览是全区首次颇具规模的版画学术邀请展,汇集的版画作者与作品极具代表性和前瞻性,共展出作品81件,涵盖木板、

心凝时代 镌刻草原

「内蒙古自治区首届版画学术邀请展」观后

◎韩亚成



《乌日塔拉枫林》 王文喜



《撒满珍珠的草原》 照那木拉



《风过草原》 赵玲玲



《二十四节气——立春》 苏和

铜版、平版、丝网版、综合版等多种形式。展览聚焦新时代、立足内蒙古,紧密围绕艺术服务人民这一主题,充分展现和反映了内蒙古当代版画创作的整体面貌与水平,从地域上对版画创作进行了一次全面的盘点与梳理。从入展的作者和作品看,入展的作者涵盖了内蒙古老中青新几代版画家,入展作品创作时间跨越上个世纪80年代到如今,如邢玉山1984年创作的木刻《喜迎金秋》、苏新平1988年创作的石版画《剪羊毛》、萨因章1988年创作的套色木刻《穿蓝袍的小姑娘》等作

品,都具有时代的特色和印痕,这次入展的作品大多在全国美展和版展中入选或获奖,成为时代美术作品里的经典之作。可以说,这种以学术性为延伸,对一个地域的版画艺术成果进行集中展示,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展览融思想性、学术性、艺术性于一体,对推动当代版画创作的繁荣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和广泛影响。从思想性讲,本次邀请展创作主题突出,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创作主旨贯彻了党的二十大精神,作品紧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个主线,注重将弘扬时代主旋律与不同艺术风格、创作技法融入版画创作,倡导和鼓励版画艺术家以思想精深为统领,如胡日查出版《听见草原·归》系列作品,立足关注草原生态这一主题,呼吁人们深藏于心底的那一份良知。正是对应了画面的意境,反映了作品背后的精神与灵魂,唤醒人们更加关注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共同筑牢祖国北疆生态安全屏障。山丹的绝版木刻《白音塔拉的羊》以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推进乡村振兴为立意创作,用版画艺术

的形式,讲述了作品背后的故事。入展的作品充分发挥个人创造力和创新性精神,用独特的版画艺术反映时代主题,打造了一批政治站位高、内涵丰富、意蕴厚重的版画艺术作品。

从学术性讲,本次邀请展为全区版画艺术家搭建起了学术交流、施展才华的平台。入展作品以丰富、开放、创新的创作内容和独特、新颖、多元的表现形式,呈现出艺术家们对版画艺术语境、艺术主张、发展路径、审美观念和表现形式的创新探究与深入思考,如苏新平作为早期内蒙古版画创作的先行者,他的版画给人一种视觉的体验,从《剪羊毛》这幅作品中能够感受到其对草原牧民生活主题创作的探寻,画面以鲜明的图式,表现了草原牧民生活在与外在相结合的一种精神塑造。萨因章的套色木刻版画《穿蓝袍的小姑娘》色彩对比浓烈,构图奇巧,在意境、韵味上具有诗情画意之美。田宏图的版画善于发现草原的美,善于用刀法概括丰富的生活场景,其入展的《草原上的人们》便是这样一幅佳作。在版画艺术语境探索上,德力格仁贵的铜版《源上行》构图严谨,极具影像的呈现,使作品更凸显了艺术张力。张永平的丝网版《风之翼》是抽象的,也是写意的,梦幻的意境,是岁月划过的风痕,展现了版画艺术的独特魅力。

从艺术性讲,本次邀请展是笔墨当随时代、艺术服务人民、文艺引领方向的集中体现。艺术家们紧跟时代步伐,聚焦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立足助推当代版画创作的繁荣与进步,全方位、立体式、多维度对版画创作进行比较与研究把握,运用娴熟技法,从一个侧面入手,刻画了草原人们美好生活的画卷。画面构图严谨,人物形象塑造饱满,表现的粗犷而率真,视觉冲击力强。从画面看草原上的牧民,凝视着远方,是眺望,是憧憬,也是生活中的守望。远处弯弯曲曲的河流,衬托的马群与人物之间交相辉映,如一缕霞光铺满草原。安玉民的绝版木刻《乐园》有一种律动之美,表达着牧场主生活中的欢喜,灵动的手、跳跃的神态、精美的构图,展现着守望家园的幸福。天空是幕,草地是舞台,这是牧人心灵的牧场。王茹的铜版《故乡情》以大地为背景,皑皑的雪与深扎在大地的玉米之根,构成了故乡的记忆,走过的岁月,踏印留痕,意在表达深刻心中的故乡,那份爱的深沉,是一缕乡愁,是一种浓浓的割舍不下的故土深情。这些作品所展示的既有群体地域性特点,也有学院派的代表性风格,其规格、层次和蕴含的艺术价值均具有较高水准。

心凝时代,镌刻草原。内蒙古广大版画艺术家们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以胆魄、探索与信心,不断创新突破,用实践和镌刻的力量,不断创作和推出更加优秀的精品力作,以独特的艺术匠心和执着艺术担当,不断助力和推动版画艺术的繁荣与发展。新时代新征程,内蒙古版画艺术的前景愈加广阔,这朵盛开在内蒙古、镌刻着内蒙古之美的艺术之花,必将在文艺的百花园中愈加灿烂。

高朵芬是近年来活跃在北国诗坛上的一位女诗人。她的诗大气磅礴、豪迈奔放,宛如奔腾的河流,空旷辽阔、绵延无边。她在黄河岸边,长在乌拉特草原,水和大地是她诗歌中的核心意象。她用诸多诗篇书写、赞颂水和大地,如她在《河套之源》中写道:“我曾是你的一只红狐/遥望你,坦荡无垠的大地时/黄河的金岸,伸向远方……”

黄河与草原、水和大地是高朵芬诗歌意象序列中的原点或者原型,其所有的意象和意蕴都围绕水和大地往外扩散,延伸于宇宙万物。为何诗人如此迷恋黄河与草原、水和大地,究其原因:一方面与诗人的生长环境和生活经验有关,她是黄河的女儿、草原的诗人;另一方面,与古老的自然崇拜有关,在北方自古以来就有对水和大地崇拜和敬畏,认为水和大地是生命的起源,是创造生命的基本元素。

品读有关水和大地的美丽诗句,脑海中自然浮现出“辽阔”“豪迈”和“凄风”三个词,这或许是高朵芬诗歌的美学特征。“辽阔”“豪迈”和“凄风”均为表状态的词,表征不同的状态。

诗歌是最接近创作主体生命状态的文学样式。与小说、散文和戏剧相比,诗歌是更多地展现诗人主观意识和生命状态的文学艺术。所以,我们可以用“辽阔”“豪迈”和“凄风”三个词来描绘诗人的生命状态、精神版图和美学地图。本文所说的“辽阔”是针对诗歌内涵而言,其诗歌内涵是辽阔的、浩瀚的;“豪迈”是针对诗人情感而言,其诗歌情感是豪迈的、奔放的;“凄风”是针对诗歌结构而言,其诗歌结构、意象编排是错综、密集的。

辽阔是一种存在状态。高朵芬诗歌中的辽阔来自空间的辽阔、时间的辽阔和情思的辽阔。诗人在诗歌中构建出来的空间和时间无边无际、浩瀚无穷。人类所感知到的几乎所有空间和所有时间,都以不同方式、不同途径参与诗人所创造的诗歌世界,构建了无开端、无结尾、无边界的诗情世界。2018年,她在作家出版社出版了诗集《一抹蓝》,这一书名给大家传递着诗人的美学追求和审美品格,那便是飘然、辽阔、无垠的诗歌世界,“一抹蓝”,宛如一片云朵、一丝月光、一条河流,象征一种生命状态。诗人能把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所有物象变成诗歌意象,带进诗歌书写,使诗歌内涵更趋辽阔、丰满和浩瀚。

高朵芬是外向型诗人,她所关心和关注的不是人间的小恩小怨,而是宇宙万物或者自然界。其诗作的题目可以证明这一点,比如《一朵雪花的辽阔》《一匹马,以一条河的姿势跑来》等。所以,有人把她划为自然诗人,将其作品划入自然文学范畴。诗人关注自然、书写自然,把镜头对准自然万物,其目的何在?只是表征自然万物的生存状态,还是试图写出自然万物的内在联系,或者表达生态主义思想?或许均存在这三种倾向,但最重要的是诗人寻找自然万物与诗人生命之间的内在联系。也就是说,诗人所寻找的是生命的存在方式和生命的表达方式。以描写外部世界来展现生命状态的复杂性,以书写断裂性来勾勒出自然万物的内在连续性,是高朵芬诗歌创作的逻辑密码。她在《一抹蓝,从一个隐喻的词汇出发》中写道:“是谁的手艺,将我的/北纬40度高原运往远方/一匹马,一峰驼,或者一艘船,在云雾茫茫中前行/我的北国,唱的一支古歌,鸿雁或者腾格里/遮蔽了我的痛苦”。

高朵芬是一位女诗人,但是她追求的是浩然之气、豪迈风骨。豪迈是一种精神状态和情感特质,或者是一种生命状态。从高朵芬诗歌中我们看不出女诗人的小巧玲珑、细腻伤感或小资情调,而是感受到大气磅礴、奔放豪迈的气息。究其原因:一是与诗歌选题有关。她诗歌选题大多来自外部世界,她属于外向型诗人,其关注的不是儿女情长或者女人私密性生活。诗人关注和聚焦的是生命体的存在条件和存在环境,即自然万物和宇宙构造。从这一意义上讲,诗人是与宇宙对话的人,是与自然界交谈者。在这种对话和交谈语境中,诗歌成为对话和交谈的方式,这种交流中没有忧伤和眼泪,只有快感和豪迈。二是与书写视角有关。她是阳光的诗人,她写诗和感受世界、书写世界、阐释世界的视角是向善的、向上的,诗人总会捕捉到黑暗背后的光明、邪恶背后的善良、痛苦背后的愉悦。她是以充满阳光和充满温暖的目光打量着这个世界的诗人。三是与诗人立场有关。很多时候,诗人放弃主体性,融入宇宙万物之中,以宇宙万物的立场和其存在逻辑,抒发复杂的、不稳定的现代人人生处境和生命状态。从这一意义上讲,诗人是自然万物的代言人和表达者。

凌乱是一种存在状态的表征。高朵芬诗歌结构和意象编排是凌乱的、密集的、碎片的,一切在无序、无法中随意组合而构成诗歌构架。她的诗歌中已经找不到整体性、确定性和规定性脉络和框架。在她笔下,宇宙万物的整体性结构正在消解,取而代之的是凌乱的、碎片的、松散的、随意性的、临时性的结构和框架。所以,诗歌没有了开端,也没有了结尾,或者开端就是结尾,结尾就是开端。凌乱的结构和排序给人带来复杂的生命体验。现代诗为何追求凌乱、碎片的、松散的结构和意象排序?现代人不确定性的处境和现代人不安分的内心决定了现代诗人感受世界、书写世界和阐释世界的方式。

类型化杂糅与核心价值观凝聚

——兼论2023年春节档电影的主流化建构

◎孔朝莲

根据国家电影局1月2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春节档中国电影票房达到67.58亿元,取得我国春节档票房历史第二的佳绩。《满江红》《流浪地球2》《熊出没·伴我“熊芯”》《无名》《深海》《交换人生》等电影点燃了春节期间大众观影的热潮,也一扫2020年以来受疫情影响下中国电影产业的阴霾。2023年春节档电影题材多样,类型丰富,在带给观众一场场视觉盛宴的同时,也让观众在历史与当下、科幻与现实、严酷与温情中得到情感满足和精神慰藉,进而显示出类型化杂糅与核心价值观凝聚的主流化建构特征。

类型电影原是好莱坞电影工业化生产和商业化运作的基本电影形态,总体来说是作为一种特定的方式讲述一个特定类型的故事,具有经典的结构和叙事方式,类型电影标准化、模式化、标签化的创作生产更有利于电影的生产、营销、放映以及锚定目标受众群,但是发展到极致也容易形成固化的刻板印象从而走向类型僵化,因此类型化的杂糅成为突破原有窠臼焕发发生机的一种创作尝试。

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化竞争、产业化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电影文化产业体制机制日益完善,面对大众观赏品位的个性化与多样化趋势,电影创作也呈现出特色鲜明、百花齐放的局面,与此同时电影的类型化也逐渐成为发展趋势。新世纪以来尤其是2003年CEPA协议签订后,香港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与发展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香港电影文化产业与内地的交流合作更为紧密。一批香港知名导演加强了与内地电影人的合作,其中徐克导演的《智取威虎山》就将红色经典战争题材片与动作片、武侠片等类型杂糅,这种类型片手法改造经典剧目的创新,使本片成为一部兼具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的典范之作,也为中国电影类型化发展开拓了新的思路。

新世纪的中国电影市场高歌猛进,2012年中国超过日本首次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电影产业化发展也不断促成了电影类型化的成熟和演进。近年来中国电影市场中《八佰》《长津湖》《长津湖之水门桥》《你好,李焕英》《唐人街探案》(系列)《独行月球》《流浪地球》(1、2)《悬崖之上》《烈火英雄》《中国机长》等战争片、喜剧片、科幻片、悬疑片、灾难片等类型片纷纷登场并取得了不俗的票房成绩,其中暗含着类型电影在主题设置和类型形态上的多样化尝试,同时也为中国观众带来了风格各异的视听盛宴,使中国电影市场的规模与影响力不断扩大,成为全球电影市场的重要引

擎。而近年备受关注的《战狼》(1、2)《红海行动》等主旋律大片就是军事片、战争片与动作片的类型融合,《战狼2》中冷锋水下搏击、坦克决斗,《红海行动》中蛟龙突击队海上航行船舶营救、非洲巷战、沙漠撤离等紧张刺激的动作场面,身临其境的画面既铺陈了战役的惊险与残酷,也在凸显视听感受的基础上彰显了中国军人的气度和中国国家形象。

2023年春节档电影则是这种探索的延续,除了整体风格上依旧有喜剧片、科幻片、悬疑片以及动画片的多样呈现外,多数电影都在原有类型的基础上杂糅了其他类型特色,比如《满江红》主打悬疑、喜剧、剧情相结合,影片在南宋奸臣秦桧在金人使臣府中被刺杀后命府中禁军统领孙均(易烊千玺饰演)寻找与金人勾结的密信的过程为主线,并在主线中布下众多悬疑节点,悬疑反转设置构成严谨的叙事逻辑,正邪人物随剧情展开命运纠葛,悬疑设置和穿插其中的喜剧性元素渲染出张弛有度的叙事节奏。同时,由于影片中张大(沈腾饰演)、武义淳(岳云鹏饰演)、丁三旺(潘斌龙饰演)的扮演者本身就是观众喜闻乐见的喜剧明星,他们自身的喜剧特征、角色赋予的喜剧色彩与其他正邪式人物冲突中撞击出来的喜剧感既推进了剧情发展又使悬疑的剧情以及暗黑的影片色调得到了适当的缓解,兼顾了春节档期的大众欣赏口味。《流浪地球2》则融合了科幻片与灾难片的类型元素,以震撼的高科技特效将未来时空、现实空间与虚拟数字空间融合,表现了人类对地球即将毁灭的巨大灾难所显示出来的无所畏惧的献身精神,同时也彰显了中国式科幻大片的高超水准。《无名》导演程耳一直强调影片是“超级商业片”,显示出强烈的作者电影风格与悬疑谍战片的融合,继承了导演《罗曼蒂克消亡史》以来一贯的个性化风格,剪辑设计的精巧与视听语言诗意修辞拿捏到位,同时悬疑色彩浓郁再加上明星演员

阵容强大兼顾影片商业发行。总之,近年来中国电影产业发展进程中,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想和艺术理念对传统类型电影题材与主题选择的拓展影响,作者电影、先锋电影对类型电影叙事模式的改造升级,使得类型边界逐渐消融,电影风格更加多元,不仅适应而且引领了观众的欣赏品位和欣赏水平。而类型杂糅后的影片呈现出多样化与个性化,更有利于数字时代语境下观众的参与式观赏和讨论,从而实现影片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双赢。

新世纪中国电影的大众化、类型化、多样化转型是其产业化发展的基本途径,类型的杂糅成为新世纪以来许多国产大片的基本特色,同时大量国产大片呈现出鲜明的主流化建构趋向。《智取威虎山》(新版)《湄公河行动》《战狼》(1、2)《金剛川》《中国机长》《中国医生》《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我和我的父辈》《悬崖之上》《狙击手》《万里归途》等影片,题材选择多样、类型丰富,不仅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基本要求,传播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与审美观,在创作时既注重思想内涵的开掘和艺术品质的凸显,也注重商业元素的运用和对观众审美趣味与审美心理的把握,因此在电影市场上占据了主导地位,从而成为备受观众好评并获得高票房的主流电影。

不仅如此,电影样式和电影形态有别于其他类型题材电影也在主题内蕴上表现为主流化建构趋向。2023年春节档电影亦整体上呈现出核心价值观的凝聚,影片《满江红》中无论是小兵张大、更夫丁三旺、车夫刘喜还是舞姬瑶琴,这些看起来如鸡毛的小人物却都坚守重于泰山的信念,都以一腔热血前仆后继地实现“有些事,比生死还重要”的家国情怀,才有了影片结尾处他们终于以死换取全体禁卫军传颂岳飞“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荡气回肠;《流浪地球2》中,面对太阳危机下如何拯救地球与人类时,在其他国家的方舟计划、逐月计划之外,中国提出了理念完全不同的保护全人类以及共同的家园——地球的“流浪地球”计划,影片中中国驻联合国政府代表周喆直面临危机和质疑时反复强调的“责任、担当”的使命感,“团结、互助”的理念,不仅是来面对延续人类文明、共建美好家园的期望和设想,也正是现今世界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形象化体现;《无名》则刻画了一群在残酷的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的惊鸿一生,深刻地揭示出每一次中华民族危难之际,总会有舍生取义的志士奉献自己的一切,虽无名仍笃定前行;《交换人生》《熊出没·伴我“熊芯”》《深海》也同样通过现实生活和虚拟梦境的生动描摹宣扬中国式亲情、友情、爱情的人间温暖。总之,这些电影清晰地传达出共同的理念,中华民族天下为公、自强不息、亲仁善邻等优秀品质及其生命观、道德观、宇宙观都蕴含在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死抉择与理想光辉中。

如今,电影文化产业已经升级为国家战略,在文化产业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先导行业作用,中国电影也时刻肩负着“增强文化自信”“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的重任,所以我们需要更多、更优秀的影片,用真实生动的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后疫情时代中国电影迎来了更多的挑战与机遇,作为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电影既是内容生产渠道也是传播平台,兼具深厚的历史价值和丰富的文化价值,因此也必须坚守弘扬社会核心价值、塑造国家形象、传播民族文化的责任与使命,成为凝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主流化建构的重要力量。

(作者系吉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源自网络)

